

台山侨乡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类型 衍化的生成探究

王东¹,唐孝祥²

(1. 贵州理工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3;2.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通过实地考察,从类型学角度将台山侨乡传统村落分为原生型、组合型、创新型3类,初步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并对最能代表侨乡特征的“组合型”“创新型”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衍化类型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台山侨乡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类型衍化的生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台山;侨乡;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类型衍化;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志码:**A

广东省台山市是“中国第一侨乡”。近代以来,“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当地大批居民漂洋过海,旅居海外。他们不仅将中国文化带到国外,也将外国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建筑技术、规划理念以及各种外来品带到国内,逐渐使以台山为核心的村落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广府村落的形态特征,并为岭南地区带来了近现代建筑的先声。

关于台山侨乡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特色鲜明、成果集中的领域”^[1-2],建筑学主要研究的是特定的建筑类型^[3],或为地域建筑的演化^[4-6],或为建筑文化研究^[7-8],但对台山侨乡村落空间类型还未进行系统的研究。笔者通过对台山侨乡传统村落的实地调研,从建筑类型学的视角将台山侨乡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类型分为原生型、组合型、创新型3类,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其形成原因,对侨乡“组合型”村落、“创新型”村落进行了总体考量,试图勾

勒出台山侨乡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衍化路径,进一步推进侨乡传统村落与建筑的内涵建设,也可作为侨乡地区传统村落的相关实践活动提供参考。

一、台山侨乡传统村落的类型与成因

1. 台山侨乡传统村落的类型

台山侨乡作为广府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受到传统广府建筑文化和外来建筑文化的双重影响,在村落空间布局上一方面极大地延续了广府村落梳式布局的文脉特征,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山区或丘陵的村落主要为自由散点式和梳式布局两类,在地势平缓的部分地区,沿交通线分布下店上宅的骑楼群。这个区域的侨乡村落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延续广府传统村落文化特征,如新会的天马村、良溪村。村落布局、建筑形制、装饰风格都与珠三角广府文化核心区相差不大,可以称之为“原生型”村落;

收稿日期:2017-12-27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7CYSO9);广东省现代建筑创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主课题(2016AZ22)
作者简介:王东(1986—),男,云南泸西人,博士。

第二类是在传统梳式布局的基础上,穿插或点缀若干幢具有西方建筑特征的碉楼或庐居,庐居(或碉楼)与梳式布局的关系是生硬地组合在一起,并无“中西合璧”的特征,可以称之为“组合型”;第三类是新建的华侨新村,这一类村落融中西建筑文化于一体,可以称之为“创新型”。这3类村落主体皆以侨民、侨眷为主,但从建筑学视野看,第二、三类(“组合型”“创新型”)是该区域最具特色的侨乡村落代表,其通过空间格局、建筑形制、装饰风格、景观特色凸显出“侨味”“侨情”“侨史”。

2. 台山侨乡传统村落棋盘式网状布局形成原因

侨乡的村落布局之所以如棋盘式规整,有学者认为“这大概与早期分化整齐的井田制和土地的划分分配有某种关联,源于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和地理测绘技术。自唐代长安城的规划采用规整的里坊制,至明清的建筑规划和陵寝规划都已经采用一定比例的方格网的棋盘式规划方法,准确而高效”^[9]。棋盘式网格状布局在侨乡地区是一个普遍现象,有别于梳式布局,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布局,如专家所言是对传统的延续,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有学者提出五邑侨乡村镇聚落的规划布局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五邑的墟镇乡村,西方城镇规划制度也渗入其中,主要反映在巷道用地和其他公共附属设施布局上,实行统一划分宅基地,统一规定建筑物占地面积,统一安排道路网络和排水系统,统一规范民居建筑样式和附属建筑,统一植风景树种等。”^[10]笔者认为,二位学者的见解都有一定合理性。棋盘式网格状布局与梳式布局极为类似,最大的差异是在横巷的设置与横巷数量的多寡上,梳式布局是由棋盘式布局演化而来,从这个角度看,受传统规划思想影响的说法是成立的;另一方面,五邑侨乡的华侨主要分布于北美地区,当时美国的城市规划也是纵巷、横巷肌理清晰的规整的棋盘式布局,这种布局模式与梳式布局有很大的相似性,其他附属设施、道路系统、排水系统、景

观植被等明显受到西方规划思想的影响。

二、“组合型”侨乡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衍化

虽然台山侨乡村落整体为规整的棋盘式网状布局,但不同类型的村落由于受西方建筑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其空间布局又呈现出更细的差异性。

“组合型”村落主要遵循原有广府梳式布局的基本脉络,根据具有西式风貌的庐居所处的位置可将其分为4类:一是庐居规整地分布在村落周围;二是庐居自由地分布在田野间,三是庐居穿插于传统村落之中;四是庐居或别墅独立于村外。由于位置的不固定性和数量的多寡以及每个村落的具体情况不同,村落的形态也就多种多样,庐居建筑或碉楼建筑与村落的不同关系就构成了村落的不同格局。总体看来,台山侨乡“组合型”村落的空间布局将具有西式特征的庐居或碉楼直接“复制粘贴”到原有的传统村落格局中组合成了新的村落布局,中西建筑元素呈并存的态势,并没有实质性的融合。

1. 环绕型空间布局的生成

庐居分布在村落周围的情况主要是指原有的村落棋盘式网格布局仍然保持不变,在村落的左右两侧和后侧建有庐居,村落前面为了保证开敞的空间一般不会建有庐居。这些中外合璧的建筑仍然按照原来的梳式布局划定的宅基地进行有序的营建,从村落格局和肌理来看,变化不大,建筑空间布局也多是三间两廊,庐居建筑朝向也与古村一致,整体上看,建筑群的布局是完整的,满足村落宗族组织对建筑的整体组织规划的要求,只是庐居的建筑形制特殊,并且多是3层以上,朝着垂直方向延伸,与传统建筑向水平方向延伸完全不同,所以从整个村落看显得比较突兀。最典型的例子是台山市白沙镇的大岭村。大岭村坐西北朝东南,背靠百足山,前面为半月形池塘,左右两侧古榕婆婆,古榕旁立有“大岭里社稷之神”,周围农田环绕。整个村落的建筑群为棋盘式网格布局,13条纵向巷道

和9条横向巷道肌理清晰,前排有苦香居、雪芳居等4座庐居,形象突出,其余的庐居分布在右侧和后侧,共18幢,其他为三间两廊的传统广府民居建筑和祠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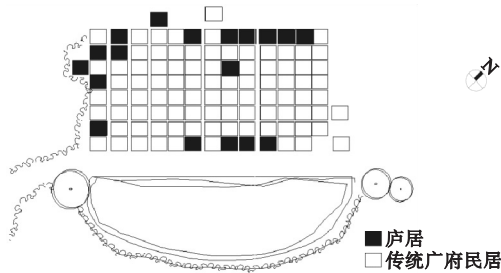


图1 台山市白沙镇大岭村平面示意图

2. 散点型空间布局的生成

还有一种庐居自由、随意地分布在村落的周围,这类庐居打破了棋盘式网格布局的限制,不再按照原有的村落格局进行营建。庐居与原有村落相对独立,三三两两地矗立在农田之中,各栋庐居之间也间隔一定距离,但从整体上看,仍属于村落整体的一部分。这类村落最典型的是端芬镇的浮月村。浮月村坐北朝南,坐落于一块平地之上,村后面植有一片竹林,村前为半月形的水塘,禾坪的两侧有古榕树若干棵。浮月村占地面积3.3万余m²,有15座风格各异的庐居,分别为中山阁、贤安庐、兰芳居、国庐、蔡华庐、恒安庐、仕庐、英庐、源庐、安雅庐、炯庐、鑒庐、烧庐、惠华居、陈国旗楼,是旅美华侨于民国时期出资修建的。这些庐居都是单门独户、庭院式的别墅建筑,占地约200 m²。每座庐居的形制差异巨大,看似很随意地分布在古村的周围,并无规律可循,这反映了村落宗族势力的衰弱以及个人意识的逐步觉醒(见图2)。

3. 穿插型空间布局的生成

村落之中穿插庐居的特点是在以传统广府三间两廊民居为主的村内不同位置(主要是边缘处)新建若干庐居,以2层以上居多。这可能是由于土地稀少,华侨在新建庐居时只能拆去旧有的建筑,抑或村落营建时就已经划定了宅基地,新建房屋只能在已有的宅基地上进行,这就可能导致村民仍然按照传统的建筑形制进行营建,从而促成了庐居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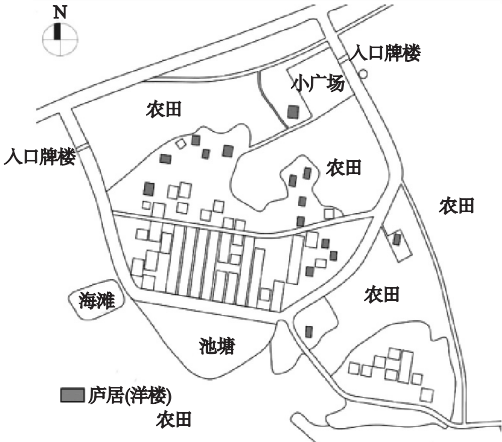


图2 台山市端芬镇浮月村村落格局

祠堂、民居交错分布的人文景观。台山市台城镇潮盛村就是以民主契约精神建成的百年村落。潮盛村坐南朝北,村落整体呈椭圆形,其特殊之处就在于村落的建设过程中按契约精神进行了专门的规划,有统一的章程,按照公约章程进行建筑设计施工。根据族谱记载,潮盛村由白水谭氏天麟十七世祖谭文彩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建,至民国甲子年(1924年)村落格局基本定型。建村之初,村中德才之人商议后决定“平复两团争田建屋之风”,统一规划建屋,并得到村民的支持,遂将各家各祖的土地、位置以明文议定统一的章程,拟立合约,绘刊村形。规定每一屋的尺寸高低、村水道、社井、村路等。族谱中还写道:“日后无论某家创屋,都要按照章程进行,不得违反。必须遵守合约,共享和睦。”民国四年(1915年)谭裔铤和谭光洋倡议详细规划村形,谭光崇负责测量,将土地划分为26列,计268座屋,现存有107座(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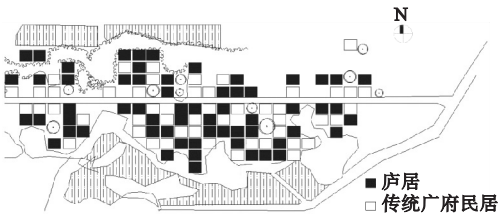


图3 台城镇潮盛村平面图

4. 分离型空间布局的生成

在侨乡地区,有部分村落建有规模巨大的别墅、庐居,其占地面积和体量远超传统广府民居,并突破了广府民居三间两廊的空间形制。这是源于一部分华侨经济富足,回乡后多选择在村落外环境幽静处建造庐居或别墅,这些别墅或庐居与传统村落保持一定距离,形象突出。这类村落以台山市端芬镇庙边模范村和台城镇官步村为典型。庙边模范村的翁家楼是旅港翁氏乡亲于1927—1931年建的5座豪宅,分别由冠名为玉书楼、沃文楼、相忠楼和两间无名的二层楼组成,右侧是庙边小学,前面是翁家祠,左边是庙边墟。翁家楼是独立的建筑群,与庙边墟相隔一定距离。官步村坐西南朝东北,位于入口(即村落的右侧)建有一座被树林包围的别墅,为民国华侨朱锦翘所建,名为翘庐。

三、“创新型”侨乡传统村落空间布局的生成

近代以来,有赖于侨汇资金的不断支持,台山进行了大规模的村落建设。而资金的筹集模式主要是基于宗族的力量,通过联合集资实现合股经营的合资建设模式。总体上,华侨新村空间布局的形成深受侨汇经济和宗族力量的影响,其形态兼容了传统广府村落与西方城市规划的优良因素,进入了实质性的融合阶段。

1. 合股经营的合资建设模式

侨乡村落的建设从根本上依赖侨汇经济,而新村的建设首先要获得土地。华侨归国后的其中一件大事就是“置地”。大部分华侨以侨汇投资土地,买田收租。但由于侨汇数额不大,所购买的土地多是比较零散的小块土地且优先考虑村落周边。所购置土地除了耕种、收租外,也会用于新村的建设。但由于土地零碎需要进行整理、统筹规划,协调各族各户利益,以适应变化的需要。因此,许多华侨新村的建设虽然各有千秋,但在村落格局上延续了“梳式布局”或“棋盘式布局”

的模式,比较规整有序,这样的村落如潮盛村、琼林里、东林里等。潮盛村、琼林里等是在族产的基础上购置并扩充田地创建的,属于“宗族色彩的合股经营模式”。而东林里、六乡村的汀江墟则完全是投资购买土地新建的村落,属于有现代企业特征的合股经营模式。

(1) 宗族色彩的合股经营模式。台山侨乡村落的“合股经营模式”是由传统的宗族合作关系演化而来,所以呈现为“宗族色彩的合股经营模式”。这种模式是基于股金优先,而非宗族血缘优先,结合华侨团体和宗族的组织机构创立的股份合作关系。

端芬镇的梅姓村落琼林里始建于1908年,位于端芬河畔,为典型的华侨新村。梅氏的元韶房族在两年的时间内以宗族团体的名义购置整合了72亩(4.8 hm²)土地,又用了约两年的时间进行营建,形成了今天所见的琼林里的风貌格局。该村经过详细的测绘规划,并有相关的建村章程,如《创建琼林里股份章程簿》,章程中附有村落规划图。村落建设所用资金皆为族人认股筹资,属于“宗族色彩的合股经营模式”。《创建琼林里股份章程簿》记载:“村中所集股份四十六股,每股科银六百元。”琼林里用“合股筹资”的方式,调动族人的力量营建村落,订立的章程详细规定了集股的方式、股份权利、股份转让、建房要求以及相关公益事业,较好地协调了各家各户的利益。例如,关于股份分配的细则:“每股分地式(同“二”、“貳”)座,先建先得”,“每人建宅须要按照地图注明某名某年建某字地壹座,所以杜贪婪而免混乱”;关于股份流转的问题,章程第五条规定:“各股份人如有后日志图别居不欲来村建宅,愿将其名下地份出售者,无论价银多寡准限卖回村中股份内人承受,不准卖与外人,以免别生枝节”,“股份内买卖地份者须要论半股或一股买受,而后日村尝(通“常”)与地尾并各项余业方得有份,将来利益乃能同沾。若但买屋地一座或两座者当别论,其一概业余利益仍归卖主所得,无得争论”。这些章程细则反映了对家族成员优先权和个人利益的保

障,以及维持宗族村落稳定的现实需要。

(2)现代企业特征的合股经营模式。侨乡村落建设后期,尤其是华侨新村,呈现出逐渐摆脱宗族影响力的倾向,转而强调股东以及集体的利益。六乡村汀江墟,又称“梅家大院”,是20世纪30年代基于端芬镇六乡村的梅氏华侨的侨汇经济而兴建的农村集市,所兴建的乡村商业街,被称为“岭南乡村骑楼的代表作”。汀江墟是在旅居海外的梅氏华侨谋划和扶持下,由时任培根学堂校长的梅健行牵头,联手丘、曹、江等华侨及侨眷族人兴建的乡村墟镇。他们在汀江河畔购买并整理规划了80亩(5.3 hm^2)土地,模仿西方股份制的经营理念和模式成立了“筹建汀江墟市场董事会”,制定了《汀江墟股份簿》,将整个墟分为6墩104栋骑楼,统一规划,画好图纸,详细规定墟名、地址铺位与街道建设、股东权利、公款收缴,以及保安、市场公所的职责与酬金等,然后由各族人自行认股兴建。汀江墟建成后,有力地刺激了消费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一度繁荣,大到银号商号、茶楼酒店、金银首饰、中西药材,小到油盐酱醋、烟酒糖茶、五金百货等都应有尽有。汀江墟有别于其他靠近城镇的墟镇,它周围遍布农田,相对独立,属于岭南侨乡特有的乡村集市,将其纳入村落的建成环境可能更符合实际。

总之,在基于侨汇经济刺激而推动的侨乡村落和乡村墟镇建设的过程中,包括墟镇在内的村落建设由延续广府传统宗族村落的合作建村模式演变为“宗族色彩的合股经营模式”,并随着华侨新村的出现,宗族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转而强调股东以及集体的利益,出现了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合股经营模式”。合股经营模式的产生、演变是近代台山侨乡地区的一个普遍趋势,代表着乡村建设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向,说明了台山侨乡村落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在了时代前列。

2. 宗族力量的支持

在台山侨乡地区,由于长期受到外来文化,尤其是欧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传统宗族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同时,由于侨

汇经济的不断发展,侨乡地区兴起了大量华侨新村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宗族又再次充分发挥了组织力量,这也可以说是近代广府宗族力量在村落规划与营造中最后一次充分发挥其自组织的作用,在这之后,由于乡村一级的行政建制不断完善,自组织的宗族组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直到改革开放后,为了有效推行“村落自治”,开始恢复乡村的自组织,尤其重视宗族在乡村自治管理中的作用)。

在村落建设过程中,一方面,侨民用侨汇购买土地,但由于侨汇数额不大,购买的土地零散,使得农村土地的细化问题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传统的族田制度,尤其是“代代提留”的习俗,使许多地区的族田可能已经接近或超过私人土地的数量,出现了土地产权集中化的趋势,呈现出乡族集团地主所有制特点。此外,侨乡地区本身就存在人多地少的困境,致使土地价格昂贵。面对土地分散、产权集中、价格高昂的困难,侨乡地区建设新村需要筹备整块的土地、协调传统与现代的意识冲突,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同时,在村落规划与建筑形制方面也要进行统一规划,以保证所建新村规整有序。为了促进新村的建设和协调各方利益,宗族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琼林里、潮盛村的建设就是充分发挥宗族的力量而建成的。

端芬镇的梅姓宗族原本居住在琼林里北侧的一处叫锦屏的村落,到了19世纪末,梅姓人口众多,需要另立新村,族人通过设立“同德堂”,一方面以宗族团体的名义筹得72亩宅基地,另一方面所用资金则是借助宗族组织通过族人集股筹得。为了顺利有序地开展建村事宜,梅氏宗族订立了《创建琼林里股份章程》,该章程详细规定了集股的方式、股份权利、股份出让、建房要求以及相关宗族事务。从该章程中可知,琼林里是在宗族主导的前提下,以公开平等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村落的建设充分发挥了宗族的力量,并有效地协调了族众的利益。为了保证村落规划的统一性、有序性、规整性,在章程中将72亩宅基地除去公用的空间(池塘、学校)

外,按认股书划出100块房地,各家建房遵照“每股分地式座,先建先得”的规定。在章程中还专门绘制了“琼林里屋地全图式”(见图4),上面注明了屋地的所属以及空间的使用功能,要求“每人建宅须要按照地图注明某某年建某字地壹座,所以杜贪婪而免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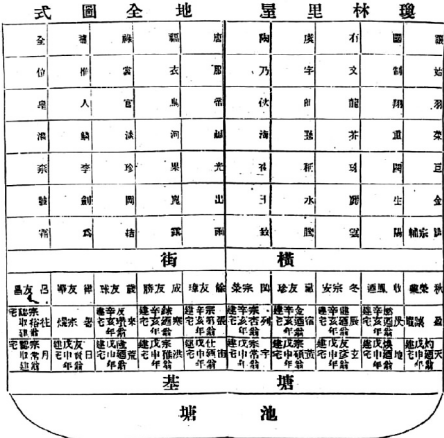


图4 端芬镇琼林里屋地分布

台山白水镇的潮盛村是由谭氏宗族所建,由于土地形状、大小不均,土地所有权分属各户,呈犬牙交错的局面(见图5),建房用地矛盾重重,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进行统筹协调,造成了“群起购地而建房,由是各结团体,均为私谋,四家八份,于焉以起,两大团体,屹然对峙,联力备资,竞购田亩,各田各建,参差不齐”的混乱局面。基于这样的情况,族中有识之士意识到统筹协调在新村建设中的重要性。于是在1899年,在宗族各房代表的协商下签订了《潮盛村光绪廿五年乙亥岁友山、友恭子孙合约》,确定了“将仓前洞买受税田,创建房屋,评立子午向,定名潮盛村……议立章程……即日眼全将田亩丈明,绘刊村形”。明确了“彼此均占”“将田取地”“先创先得”的原则,但没有确定宅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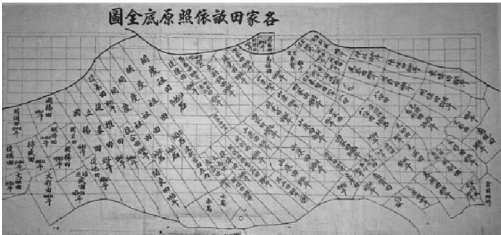


图5 各家田亩依照原底全图

的划分方式,致使经济条件好的房支抢先建房,破坏了原有的土地所有关系,经济条件差的房支则面临失去建房的机会,不能很好地享受宗族福利。面对这种情况,族众再次商议调整土地划分方案。根据《民国四年本村丈地议案约章与到场父兄录》的记载,确定了“每屋一座,派田一斗正”的用地方案。从绘制的《各家地段依照原田分配图》(见图6)和《潮盛村地段号数全图》(见图7),可知潮盛村“为三十二行之体势,三百零六座之地段矣”。土地划分为规整的棋盘网格状,11行32列,共306个方格,中间一条横巷将村落分为上下两部分。从形态上看,这样的村落规划布局既与广府传统的梳式布局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与近代西方方格网式的城市布局相似。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潮盛村各房支依照宗族组织制定的章程,本着相互帮衬、共享宗族福利的宗旨,使宅基地的使用从杂乱无序向规整有序转变,凝聚了宗族精英的智慧和族众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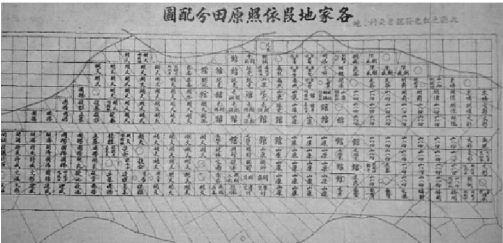


图6 未经规划的潮盛村空间布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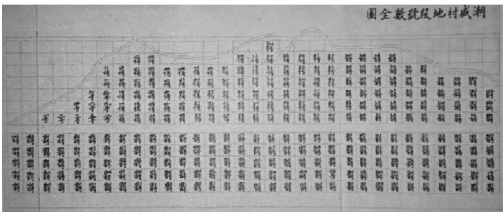


图7 经过严密规划的潮盛村分布图

四、结 语

台山侨乡村落的建设是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的,特殊的地域环境、时代特征孕育了台山侨乡村落空间布局的地域特色和形态特征。根据中西建筑文化融合程度的不同及台山侨乡村落形态的差异,近

代台山侨乡村落空间布局可归纳为“原生型”“组合型”“创新型”3类。“原生型”侨乡村落完全延续了传统广府村落核心区的梳式布局特征,“组合型”和“创新型”则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集中体现了台山侨乡村落的空间特征。“组合型”村落是中西建筑文化在侨乡地区的拼贴组合,两类建筑文化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融合阶段,西式建筑以一种“嵌入”的形式存在。“创新型”的“华侨新村”则进入了实质性的融会创新阶段,吸收了广府建筑文化和西方建筑文化的精髓。“组合型”与“创新型”由于其独特的空间布局、风貌特征而成为近代侨乡村落的典型代表。其中,根据西式建筑与原生村落的空间组合关系衍化出环绕、散点、穿插、分离4种子类型,从而丰富了“组合型”风貌特征。到了后期,通过借助宗族的力量,有效整合侨汇资金,实现合股经营的合资建设模式,为“创新型”的“华侨新村”的出现提供了根本条件。这从侧面反映了台山侨乡村落空间布局的丰富性、多元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石坚平. 近年来广东侨乡研究述评[J].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5-19.
[2] 郭焕宇. 近代广东侨乡民居文化比较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3] 曹嘉欣. 广东江门与汕头地区近代侨乡村落比较研究[D]. 广州:广州大学,2017.
[4] 龚礼茹. 台山侨墟与侨乡经济近代化转型[J].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8-12.
[5] 董罗彬. 近代台山墟镇发展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6.
[6] 谭金花. 碉楼与庐:五邑侨乡建筑风格的演变及文化根源[J].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7.
[7] 李岳川. 近代闽南与潮汕侨乡建筑文化比较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8] 朱岱威. 五邑地区商业建筑的侨乡建筑文化表达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6.
[9] 程建军. 开平碉楼:中西合璧的侨乡文化景观[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28.
[10] 许桂灵,司徒尚纪. 中西规划与建筑文化在广东五邑侨乡的交融[J]. 热带地理,2005(1):87-91.

Study on the Generation of Space Layout Type Deri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Taishan Overseas Hometown

WANG Dong¹, TANG Xiaoxiang²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i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iyang 550003,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Taishan overseas hometown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primary type, combinational type and creative type with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its formation caus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type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the “combinational” and “creative” which can best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hometown. The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layout typ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of Taishan overseas hometown.
Key words: Taishan; overseas hometown;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 layout; type derivation; generation mechanism